

孤

樹

裏

談

太祖中洪武紀元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敕令則世自爲格宋人敕重于律斷獄用敕中所無方用律朱子嘗病之勝國笞杖十枚其三笞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獄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麗徒杖數亦然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以爲言乞不能改國初刑亦重事取

上裁榜文紛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爲擬議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誥死罪外笞杖徒流俱從減一芋論累朝遵之而去外遺姦則不免時有條例之設然條例特用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于是幾越唐宋

○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于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札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自殺其子絕倫滅理宜丞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偶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病則拜托良醫而日進其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所无事出後世一旦之間見割肝之奉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祧之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務為詭異之輩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難後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无所控訴不得已卧冰割股亦听其為不在旌表

之例詔從之按史劉宋時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參不得辭其責後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俾其親以口躄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故麀不忍君子羨之况子孫乎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于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無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使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幸于偶尔好事者遂羨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

矣然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于市亦已幸况復旌其門乎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同上

○洪武間憲典火裂期以止辟刑部即袁覲

上久欲除之一日忽問覲有某犯法朕將誅之而太子輒欲宥之何也覲對曰

陛下欲殺之者法之正

太子欲生之者心之慈

上含怒口誦法之正心之慈三語數四不止已而叱凱退凱知不克矣即日佯狂顛謬百端或搏麵煎炙如大穢狀家人潛布諸途輒自拾啖之既久人以為真狂

上聞乃置之又御史某松人也偽為瞽雖家人不之知其婦遂與同居杖尉通一旦尉自其室出履錯然有聲御史了了偽

問何聲婦曰猶跳下樓耳御史曰諾遂亦終免及後朝時已老婦鄉目盲稍上稱愈或曰與婦競婦喧辨御史曰記得猫兒跳否婦悟即自縊野記

○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瘠田者闕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娛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是民益惰田不增闕克勤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丁產為上中下三等復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糧而酌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謂痛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藉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尸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臣孝孺之父為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功名嘗曰近名必立威威立必至嘗人吾不忍為也

高皇帝微行大中橋傍聞一人繫刑者語近不遜

上怒遂幸徐武寧王第武寧王已出夫人出迎

上問王安在夫人對臣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

上止之又言嫂知吾怒乎夫人謝不知因大惶恐為王也扣首

請其故 上曰吾為人欺侮夫人又請之

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其兵官帥兵三千來

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為決屠其家矣又嗔呼王頃之矢至

上坐以伺返命乃與 野記 ○今南京兵部無署榜

太祖一夕遣人偵諸司比有衛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其取榜去

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以聞

上召部官問誰當直對職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為誰

乃職方某吏也遂誅官與卒即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迄于今其後

太宗遷都命諸司各以官二員扈從兵曹素耻與此吏並列因遣行後部亦恒虛此席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舍往返殆十餘里

太祖每命察諸官吏寺獨戶部歷事監生一人不至遠問對曰苦道遠行不前耳

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馱錢令賃馱而行然獨戶部有之今亦無矣野記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祥醉脫鞞露金闥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閤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表乃服

同上

太祖平亂國用重典當時政刑俱有成書及輯古事勸懲諸王百官往往今人少見之如彰善殫惡誅逆臣錄清教錄永容錄省躬錄志戎錄世臣總錄者甚多

同上

○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

上并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乃一切許之為多既
呂杜奸譎且囚成其孝弟此非迂細者所知吾蘇戴用代其
父王敬代其兄余未殫紀至有都文信代婦翁

高皇帝惡頑民竄避縑流聚犯者

興山野記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剝洗髀置鉄牀沃以沸湯以鉄帚

剥去皮肉有象令以物上卷懸之有絲華縛置竿抄彼木器
百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鈎入穀道鈎腸出却放彼端石
昆起腸去有剥皮剥濺酷更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
教雖有就膝蓋有錫蛇遊等凡以正大懲之辟也 同上

○洪武辛亥冬十月舟行安陸大霧中北風寒勁皆成黑雪凍
涇草木竹栢皆枯壬子年河南黃河竭又皆可涉鼻中風塵
皆滿是年建康地大震七月十七日戌時也榜示有司宜謹
天戒又大雷震死男女十六人駢一諭旨曰皆由我朝廷禁
絕踈濶遺漏者多故天助朕殺之

出草木于餘條

○自辛卯盜起州郡監造弓甲刀鎗工匠造作晝夜不絕聲以
供軍用者也二十六年至於江舡海舡風快舡多槩舡匾
淺舡通運舡亦無年不造各處山林材木為空制割車弩及

筋纏脚蹙弩每弩用担三條弦絲半斤用車絞拽上牙用以
征北臨陣倉卒不及用遂廢造兵軍用二十人拽以九馬弓
甲鎗刀弓矢芻糧皆具擬以征北識者以重大不可運掉難
于進退亦廢 同上具

上念舊臣宿將岷強難制皆令其朝見

太子潛視其拜術不令恭者率以事誅之為四十八衛于臨濠

○凡一應造作人逆作所物皆書監工官吏及作者姓名輸者
受者皆精加檢點有濫惡者物既交納無加陪償重者即斬
於是段刃器甲无不精利造作處要木櫟織造處要刺頭絳
製戰衣處要碎布祭祀處要精七錢皆令藉數官考校入
上九月十八日誕辰 戊辰 州郡皆進表賀并上

皇后箋

太子啓冬至元旦三白表箋皆同后令各縣皆進

遠在萬里動經年歲前後相續於道壬子命罷之以省府進
賀後以主日始于唐景宗葉能獨於冬至元旦進賀

同上

○癸丑六月旱

上於州墀祈雨

皇太子跣進蔬膳數日不雨乃禱曰應天及刑部囚凡三千天

苟不欲殺之三日當雨朕即付之不雨乃天意不欲之生遂

盡殺之後五日始雨

同上

○洪武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御端門文武百官早朝宣聖五十六代孫封衍聖公臣孔

希學酒列班中

上詔問曰尔年幾何臣希學謹對曰三十有九

上曰今去孔子尔祖歷年幾何臣又對曰近二千年矣

上曰尔代雖遠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為尔祖明綱常與孔

樂正人倫所以為帝者師為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

也且尔祖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為聖人如問禮于老聃
 學琴於師襄之類此孝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
 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道使問於尔祖
 尔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答曰昔聞諸童謡云童子之
 言尔祖尚記之不忘况道德之與者乎今尔為龍衣封爵至上
 公不為不崇矣此非尔祖之遺蔭乎朕以尔孔子之裔不欲
 流官內銓註臣政事煩尔正謂保全尔也尔若不讀書孤朕
 意美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聞不肯向上也朕續
 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推孔子之道 皇考之所以表章者於
 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禹道統之係實由于茲而廟宇
 歷久漸見隳弊弗稱瞻仰維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
 畢工宏遠壮观庶稱朕敬仰之意但凡親于斯者有巧異起
 致力于聖賢之學教其本而去其末將凡天下之士皆有可

用之材以贊輔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
有望焉遂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七玄聖古今之師
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人謂欲無言示之者
至惟天為高惟道與忝惟地為厚惟德與含生民以來實曰
未有出類拔萃雜乎先後示則不遠日月攸越敦叙有我惟
皇考聖德是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祗迷詎敢或懈聖緒
不承儀憲是賴巖岩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祝有嚴鼓
鍾鏗上琴瑟屬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賢才
佐我大明於斯萬年

永樂五年九月十九日立石濮州之孔氏嫡也諱壽闕里事

詳見傳記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嘴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數年以來纔見容此一人而已

天順日錄

○洪武六年以桂德稱為太子正字與秦府紀善林樞大本堂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德稱悉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八年授晉王右傳陞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爾基峻隘不足取是時劄基已歸京濂方近密而

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俟他日召選進十二事名万世太平

治安策而知其人也德稱字彥良慈谿人

餘冬

○國朝之制臣民奏事稱奏本後以奏本用長紙字畫必依洪武正韻又用計字数于後舍鄭重而從簡致用題本則不然矣然題本多在內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已事則仍用奏本東宮則稱啓本

宣廟呼為株子嘗見傳旨中云然

○崑山盧熊字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通篆籀之學嘗為兗州知州既視篆即具奏以印文充字誤類衮字

上不悅曰秀才無礼便道我衮哩幾被禍弟熊字公暨惟州同知有賢名公武寄以詩有藟鹽清夢穩鉄石古心存之句時人稱之公武後卒坐累死今其家尚存中書舍人告身

高皇帝聖製也官署印款時尚循宋制云

○吳思菴先生題錢武肅畫像卷云昔彥強王先生誌謙齋錢
魁墓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謙齋之孫宣於子婿也一日
奉畫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庚戌我

太祖高皇帝將剖券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訪唐和陵所賜武
肅鈇券十五孫尚德捧券及五王像以進蒙寵遇優渥已而
還其券與像以札敕遣而歸至今藏在其家

○國初廬陵諸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為時所稱者無
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
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姦深為

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閣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

功成猶造厯
剛之命

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端未幾拜
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決積歲滯獄六百餘起有辜於文繫

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冤或嗟服之此其卓然有聲稱者公諱

元正孝道其字也

○國初疏牘奏御

上一覽即送東宮令叅決以觀才識鑒稍後遂定制凡章奏必

以副封啓東朝與實封同進

野紀

○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童屋御史在上校尉在下其

互相糾察也

同土

○南康有老姓潘

儒

上問之曰國以何為本對曰以民為本

上責之曰國以兵為本何以民為使無兵何以能國撻之命故

還山又一儒生與

上說中庸多是其說

上不說一日侍食先執箸以待

上曰此何禮對曰此元禮也

上怒以我朝行胡人之禮遂殺之

草木子卷

○御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

太祖高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部尚書崑山余煥茂本所為
卿飲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餘于縣誌所載則又云
行于五年八年未知孰是併錄於此余序曰

皇帝龍飛十三載特

詔天下行卿飲酒禮崑山縣人臣李

無逸尚義讀書時為萬石長奉

詔惟謹迺即其鄉賓札者英遠近至則有應周壽誼年百有
十二歲皤然在席九十八十七者坐以尊盛升降揖遜拜
俯周旋之儀獻酬有容讀法胥告觀者如堵莫不感化翕然
已而醉者扶歸者歌聲白欣欣笑言載途鄉士大夫紀其事
而味之吾友余彥智以書走京師求予引其端久弗克為其
譜益堅焉嗚呼卿飲不行久矣黃鮪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
目不識賓介之儀蓋百有六年矣

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朝之曠典一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

逆生逢聖世獲觀盛禮之行乃能率先鄉人哉
世傳帶與龐眉兒齒雍容揖讓於尊俎之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閭門比鄉黨為勸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道者矣世有戲謔數百萬即為富家翁烹羊烹羔舉觴浮白挾吳姬侍趙女彈笙搏拊歌呼嗚嗚以蓋一時之樂烏識所謂鄉飲酒札者哉聞無逸之風者亦可以少媿矣使鄉鄉如無逸則古札不難復而況孝弟可與風俗可厚其機亦寓于是乎吁紛紛百卉中見此孤蕙蘭亦君子之所歎也為我謝曰聖天子在上善自律以化其鄉人他日奎書惟汝加尚勉旃哉洪武己未春正月既望承勅即同縣余燦叙誌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計九未

野記

○洪武七年御史蒼祿與權請舉禘祭下札却太常翰林等議奏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以來皆不明言始祖所

出已不可行今

國家既追尊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魏雜事乃寢野記

○南劔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徽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普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疏今不傳其事不知當時何施行也元之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蓋無論也我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帝既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師洪武初間

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癸瀆甚矣逐命去其舊稱俾為真人改天師即為真人即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投符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

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云嗚呼天師名起幾代姪獲正於聖君真人秩二品而猶得嗣於

盛世非其幸也乎

餘冬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苛塋地按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若第距門甚近公刺知其事前因隙以發未幾彼逆誑言所居湧醜泉邀上往幸盍輿當西出公慙必與旣會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云方勃呿舌駛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搥亂下公垂斃右臂將拆猶顧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乃悟登城眺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裹甲伏

屏帷間數匝亟返梭殿罪人一一就縛召公息斷矣

上追悼公死非罪忠弗白宜申卹典遂贈公司禮監左少監

賜塋地茲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供歲時洒掃伎同上

大祖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謠以見意或

勸 上殺之

上曰老蚩子正欲吾成其名耳不戮而

遣之一時頗高其事朱學士送以詩詹同為作傳皆假借之

所謂非義之義也維楨直不恭耳子有論暴其罪祀載野記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賍吏數十人

宿弊尺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垕仲奏之大方詞連垕

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垕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

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无皮垕仲寧波人春間近歲黃

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特

其所親貪暴有恣兩經考察皆得完璧有為對揭于途者云

盧濬不來天没眼曹濂重到地无皮公道為之嘆焉比始聞

垕仲事天服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

餘冬

○陳諤為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嘗奏事聲響甚大听者悚然

上令緝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

嘗以直諫觸

上怒

還職

復陞吏科都給事中

○乙卯年庫錢飛忽一日南臺民家屋皆有錢豎立在瓦上家家各以竹穿其孔中貫之或得一二三文始知皆庫錢也又一日廣積內庫鎮庫銀其重數百斤忽穿庫飛出一儒者夜坐見田野間光起曰此必有宝也因往其地探識次早探乃在秧田中去土尺許見白銀大不可舉遂告相識十八人同掘取其上有朱填廣積字記分爭不平遂聞于官

上曰此銀已失三塊矣此天所以畀是儒也其賜之餘同取

十八人止與傭工錢飛錢飛銀皆大異也

○亦陸盛賜之說出潭木子余錄

○宋朝各州立學賜田元朝因之今收其田師生廩給予公也乙卯會百家之中立社學一所令軍民就學民不樂從甚苦

之。麻縣生初命年二十五以上。

朝廷取用后二十者亦取。然國法嚴急。為仕者无能久生。見取者如棄市。父母愛子者多傾家營免。

同上

○丙辰五月京城水溢入午門。百官乘舡以朝。是年六月六日大同府平地雪高三尺。七月五日有星孛于北斗。司天奏。彗星見。殺氣多。遂什刑之家親屬之在官者皆令還鄉。諸司為之一空。

同上

○洪武中兵部侍郎徐宗實奉使兩淮。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乘喪待服。養姑送終。剪髮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為合義。守久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于筮嫁之初。又能剪髮守節。姑之後。雖刻目截耳。亦无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聽其言。

下郡邑旌之

見黃文簡公集

宗實黃巖人其奏事多折建明

云 餘冬

○葉宗茂新安名士至正末與汪同起兵德寇

國初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州坐事罷官徙歸源久之提取
赴京使築城所賦尋仍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遷榮上
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卽時洪武十年也

餘冬

○蘇城天王堂東廡上地神貌類

太祖相傳僞周日異人所塑意有屬也

或曰僞肖至家初不道者乃因千戶自其省編

云肖之耳

太祖嘗問

太宗外論以我何如对曰百姓皆謂朕理寬恕

上曰何謂以諸功臣縱恣踰分

父皇含容太甚

上然之後皆不復假借而鷹揚之輔畧盡焉

皇祖以胡元穢亂刑新或用重典然洪武十年以後期辦否也

聖意必有所在前輩云然

野記

○十年丁巳正月十八日丁酉夜雨黑水如墨汁池水皆黑金
慶境皆有之按占云黑竭霧下天下冤次年按察司經歷王
尚賢分金慶酷刑擾害徙死者五百家是其應也草木亦皆

○十年十月初三日虎白日入漢西門傷二軍人其一死矣
上問之為釋在京徒役

同上

○十一年戊午元旦早朝文武已集鳴殿上始數扣忽斷為二
上怒其欲罪亡部官得胡丞相奏始免及朝有鴟鴞自天而殞
死于丹墀見者異之慶州遂昌縣書有大聲如鍾自天而下
無形蓋鼓妖也次年官民俱災

○鳳陽府

上命鑄大鍾重萬斤實用過銅七千餘斤及成以高架懸之扣
之不鳴再用大木為槌懸以長繩六人拽而撞之僅聞數里
聲如鼓

○洪武己未丞相胡惟庸井中生石筍日夜漸長出水有得取汲使人取之筍旁復出三枝次年及槁

○洪武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殺丞相胡惟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及其黨與前後凡數萬人

○己未聚銅數萬斤鑄大鍾厚數尺扣之不鳴凌遲鍾工以死寔金於是乎再見矣

○洪武己未冬詔致仕官居鄉與人叙坐惟於宗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若延宴則設別席不得坐無官之下如致仕官會則叙爵七同則叙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於禮庶民則以古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為令此外今殊不然不知何時弛也又允明記先公云

國朝之制三品致仕理事與見任同今亦不知所出也

○廬州府一所屋上夜有人大頻足于梁塵板者三聲人參聞

之三日闕府以車械赴臺

草木子餘記

太祖欲去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問於誠意伯劉基曰朕欲易相誰可劉基曰丞相猶人家棟柱未毀壞不宜易之非得大木不可易之也

上曰楊速何如曰速有相才無相量曰汪廣洋何如曰廣洋懦不任事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子若用必敗轅破犁曰然則相無如卿矣曰臣老且性剛不堪作相後

太祖竟相胡惟庸以汪廣洋為副相洪武十年劉基朝于金陵得疾病

上與之藥胡惟庸怒其言投毒藥中陰友之七日而斃後其事稍露上問汪廣洋廣洋不以正对依違而已十三年胡惟庸斃死士數百占蘇松常鎮民田半之

上頗惡其權太重蓋思劉基得其毒藥之故收惟庸復得其忤

刃謀不軌之狀戮之誅胡黨前後共六萬餘人有挾讎者指
以為胡黨亦戮之遂分中書為六部以散其權汪廣洋已致
仕貶之嶺南賜伏劍死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曆數者往知來試死不驗者必爵及
封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
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
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
昭宣之資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
宋太祖之誠以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長者莫如秦其
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
克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惟

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
高而寬仁不及資文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

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愨法

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人耶又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万口一詞如為耻不得傳國宝欲取之耳

臣聞傳國宝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下和所得之玉琢之秦

始秘之名曰御玺自是以來歷代珍也遂有是名易曰聖人

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宝玉玺非宝

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宝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宝皆不

旋踵而亡蓋徒知王玺之為宝而不知仁義之為宝故也天

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也之時未有王玺是知有天

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玺亦明矣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

忽真正之太宝而易无用小宝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方

物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煩難戶

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厚用粮雖實而民窮者衆教化

溥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

國則愿富兵則愿強城池則愿高深宮室則愿華麗土地則原廣人民則愿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

洪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者妄言罪名不分滅否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誤入各項之中於茲見

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于滅絕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

明王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而祿厚平寇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盡不計其數夫厚歛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節其要錄之敬心不知為山東某州縣人後任某官問之山東仕于朝者皆莫之知也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菽園雜記

○江陰有焦某者為

太祖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搜索焦忽自荷鷄酒由御衛直入太祖喜其至以其物付光祿治具共飲甚歡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授以千戶數日逕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桑樹間而歸又正統初有劉士宗者頗讀書語言斬絕

常守莫愚金詰士抱不平奏其不法數事

上命大臣置辯于午門外兩人不伏太宗伯胡公濬以鄉人稍勸解士宗大詬曰汝欲愚庇其家而壞朝廷法耶盛數其過聲振闕諸臣以莫為能吏而士宗言有理兩什之故江陰有焦千戶直行天子道刘士宗大開六科禁廊之語以為奇事也

○俞貞木字有立錢芹字繼忠皆蘇人革除年間蘇守姚善好札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于守月朔望必延致講書府李嘗令吏餽米于有立誤送繼忠吏惶恐白守將取回有立云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守驚異即令請會繼忠對使者云吾為郡民有召敢不赴但吾心未宿戒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乃浣濯衣冠齋沐而往守甚喜延之別室請問經書疑義繼忠云此仕之務耳公

為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耶守益益敬遂問今日以何為急
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以勤王為急守躍然而悟於
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赴行竟死其事
國未記

孤樹裏談卷之二

太相

○洪武中山西都指揮郭敬繼鍾律以水置盆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即合音調嘗聞教坊奏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尔所知野記

○驃騎指揮郭德成嘗侍

太祖內苑既醉免冠謝其頂蕩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臣其多欲盡髡之

上默然既醒悔悟觸犯遂及削其髮被縑誦佛乃免同上

○危季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皇帝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季札待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笑曰我道是文天祥來

或云伯夷

野記

○洪武十三年

上諭山西潞州壺關縣儒士杜教昔之御宇內者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太蓋由善論耳聰目明之道所以士仁者樂從其遊輔之以德間有非哲者處于民上則倖位遺賢亦備矣今朕才疎遺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太平今爾博孝君子齒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為加呂顯爵與朕同遊故茲勅諭時五月二十九日也遣內使趙通賚勅臨門宣教博孝儒者六十九歲赴召任四輔夏官並太子賓客位列三公都府之次寵眷極隆厚君臣有唱和詩甚多教七十歲辭歸命終云

○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丁未建德府下雪六月初八日巳卯杭州府晴日飛雪金陵自十二月不雪至于五月罰天

下守城指揮係罪其不析靈

草木子余

○京衛上二十二衛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輔督府錦衣與
旗守禁衛并同其衛

○洪武十五年自儀臺司改置。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各
等役宜職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抚司
推鞠二十年以非法凌虐本官皆得罪將本衛刑具燒毀以
所係囚俱送刑部二十六年申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
未樂後北京照例開設職事仍久而任遇漸加視諸衛凡異
旨提取罪犯本衛後川科給駕帖都察院給批差官則一官之
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抚司掌問理本衛刑名始亦
與諸衛同兼管軍匠後專役鎮抚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
年始增鑄印信各為一司今謂之北鎮抚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洪武旧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鞠問姦惡

重罪奏請

聖斷或奏送刑部擬罪發落內外官員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
叅語則廷尉之評亦未嘗得撓也凡東廠及本衛各處送到
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真情若有冤
枉即與辨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此令去今幾何時法
司東廠及本衛之所送問者少有為平反矣撫司用叅語亦
或不能易也 餘冬

○洪武十五年始定勘合之制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國初有之予交邳州車指揮使車
言本姓信洪武中信祿有軍功賜姓車天順中進士直茂賜
陝直讀如陝也 野史

○乙丑六月以勘合事不完令天下官吏自實駐先是刑部尚
書開濟建言各立文簿一扇凡有所行事令逐日謄寫并草

本改抹字跡歲終進呈考其得失及各部半印勘合文移所行之事皆要依限結絕如有未完及有旡情弊以定功罪至是官吏上計者皆押付錦衣等衙門問罪慘酷煨煉旡不誣服有旡所輸皆以寄借為名動以數千萬計凡旡繫連皆至破家仍責工役徧及天下官吏以其刑狀黥刺滿身肉旡空白發充雲南軍

草木子餘錄

○夏五月大殺倉庫官前後京城細民就軍士糶糧軍就倉會籌運支與之密者指稱倉官糶糧與民

上大怒逐一槩加責誅罰數千人府縣以監臨自盜抵罰黥髡為軍又潘尚書子於倉冒支俸給為御史盤發亦一槩加罪除吏部外其餘五部郭桓等盜過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指指減鈔寄借滿天下皆致破家怨聲載道御史余敏丁廷舉吳貞等言妄指平民皆歸謗

朝廷於是遂歸罪刑部右審刑吳容凌遲示衆以息天下之謗

又編榜於天下

同上

○太保曹國公李保保卒先是

上欲征高麗保保曰去年始征雲南請且復師

上不聽已而師果无功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

上大怒曰非女所能知必儒者教之遂殺其館客及歸已橫屍

館下矣保保益惧遂疾篤令醫視疾不愈而卒遂殺侍醫族

誅城內外大小醫家及保保婢妾六十餘人并戮內監將千

人又併殺後宮妃嫔近千人

同上

太宗置供用庫在內宮牆外密處御在所云典守者出內

作弊令納力高呼

皇帝則自聞之其初旨如此後有呼者有司謂之驚

駕輒問徒杖竟不得申今納力有以五十石入而吐得野史

太祖建都將迁宝誌家祝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迁座繼偏
一日享尔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椁因函其骨連靈柩
并衛之建浮函于函上覆以无梁瓦殿工費鉅萬仍賜庄田
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週焉以為永業

御製文樹碑紀績禱禱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謂吾績耳乃寤不樹

野記

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

上梳櫛修甲一日

上見其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怀之

上問將何處去杜對曰

聖体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邪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於家

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頻香燭

供其前比奏

上大嘉謂其誠謹知禮即命為太常卿後卒塋于某山及宋西

寧之喪卜地其傍欲并購其塚以啓于朝不可今西寧營側

一路山即是猶有題表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西寧是西寧

侯宋号也

身記

吾太和肖子韶蓋木匠之子洪武初登第

高皇帝問自家世對曰一絕云嚴親曾習魯般機常年制下青雲梯腰間帶得純錮斧要砍檐宮第一枝陳善芳由戶部主事謫戍陝邊慶王問其出身對以一律云令主從容問出身草茅原是布衣臣戊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闈第四人列職地官階六品承

恩天府僅三春戎衣再際風雲云始信儒為席上珍後復起為

知縣尋致仕

瓊學錄

○洪武十九年議定工匠驗具丁力定以三年為班更番復赴京輸作每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行開工部侍郎秦達復議量地遠近為班次定匠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

擯免其家徭役署為令於是諸匠便之 條冬

○洪武十九年六月十二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年八十以上天下民年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皆與縣令等禮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俸今亦多不知也又官民吏胥等除正名表字應合公私身名於世敢有更名易諱及兩三名字者為人宰殺家產給賞告人誅其身家徙 化外野記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湏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者統十四人乃留之賜金以贍其家餘悉遣婦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娶婦无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宮刺繡縫紉因以禦之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

相繼而繼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時
吾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入內有子遺于家至宣德丙
午陞從其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二藩間屢
請求見毋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命
入見于養贍所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割股食之陸甦

王聞益閔召見賜金幣勞還之子遂引出至 旅而卒歸櫬
先墓大夫多作吳孝子傳記詩歌子名璋生子起進士歷顯
仕即今南京刑部尚書洪也 野記

○洪武二十二年申嚴巾帽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
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
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檮腦官下舍人
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
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農拙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

之家許著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
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
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然貧者何處得穿紬紗富者
自不求戴斗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豈止用紬紗而已
于教坊伶人制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褶不
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衿袖止許黑紫桃花及諸淺淡
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監絹布為之女妓無帶
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婦不許戴冠着褶子樂工承廬日出外
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諭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史詹徽等
有司供宴擾民今後支與官鈔布政司一千貫以下令詳十
月衡等奏行遵守凡遇正旦

聖節久至公宴錢於本處官錢內支給無府州縣都司衛所移
附近有司閑用每節布政司一千貫在城都司衛所附郭大
小衙門官吏師生帛耆民俱赴本司延宴府有都司七百貫
以下各有差州有衛五百貫縣有衛四百貫以下有差無有
司衙門四百貫所一百五十貫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
貫給盤纏鈔一百貫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又定引錢為
堂食費野記

太祖命圖大辟囚造罪被刑之狀於錦衣衛外垣俾人得見為
懲戒亦象刑懸甕之義同上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二年吏
部言祖父母伯叔兄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
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煩曠官
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里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

許奔喪但遣致祭從之

錄冬

○洪武二十二年申定官民服式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令九部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薩教參酌時宜俾存節原明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長自領至齋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襟廣一尺袖口九寸耆民儒士生員制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襟廣一尺袖口僅出拳公侯附馬與武服同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襟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着為定例頒示中外

餘冬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巾服之制襪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

袖皂綠縵巾垂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

工部制表式以佳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焉

同上

○河南府龍門南有一婦人曰司牡丹為夫

蹴死越三年同鄉有袁馬頭死而復甦自言我司牡丹也召

其家人驗之語音良是云死後其竟徑至薄姬廟中為婢侍

得袁死乃借其屍還魂所言甚詳時

懿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府官因啓茲事太子回言於

上遣中人召至面問確實賜鈔帛遣還召兩家同給養之事

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口妓飲事竟連妓急妓分必死大毀其

貌以徃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你死妓與之半胥曰

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貌更加飾耳

妓曰何如曰湏沐浴翦髮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

而肌理妍艷之盞首飾衣妝悉以金宝錦綉雖裡服褻裾不
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盃妖麗能奪目蕩志則可第如此無伺
他術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令自陳妓死一言

上顧左右曰榜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係索一華爛繒
綵珍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膚骨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一个小妮子使我几當惑了那厮可知裡即叱放之

○洪武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床夫
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尔熟寢
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
此乃忍看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
是入門見死人即出隣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
棄之於市校出呼曰某人婦是我殺之柰何要他人償命乎

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

臣聞其夫語云

云

因念此婦忍負其夫

臣

在床下一時羨氣

發作就殺之

臣不敢欺愿賜

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養生一死辜可嘉也即釋之

同上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暘事母以孝聞其父考先洪武辛亥
進士擢宦遊丞再迂臨川坐法謫後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宰
諸生聞之奔訴于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宰籍難其行
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无父哉奈何独沮于我也左右為之
言獲如其請即日上海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臨川永孝
先不幸羅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
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无以遂其救水
之忱終天之恨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德
其歸養即至死无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怏然就後，施之無難也。然質体羸弱，不勝任負之勞。越七日病卒。貞昉通周易，能兼孝。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欽椎文之。曰：使貞昉生其時，亦能為之。遇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才十八，聞者悲之。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則福建為多。而天下貢茶，但以芽稱。而建寧有採春、先春、次春、紫箬、及荐新等名，則建寧為上。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採之，壓以良板，為大小龍團。如宋蔡謨所貢茶例。

太祖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採茶芽以進，復其戶五百，俾專事焉。事責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戶不堪。於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寧上供茶聽命採進之詔。只此一事，知

祖宗愛民盛心矣

錄冬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氣滯非茗飲則亦無以生之番饒馬而無茶故中國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黃此中國之利茶不可無禁也若守邊者不得其人通賂商賈縱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橫科番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

太祖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所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勘合命曹國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領受俾為符契以絕奸偽詔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認納差發馬疋給與價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盜刑民間蓄茶不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入官三十年勅兵部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著減卜等往西番一休申飭時駙馬都尉歐陽伯來

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物回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而藩

關大臣皆奉命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
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
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賜倫死保等皆伏誅茶貨入官河橋
吏特嘉勞之曹國公還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
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

國初之法如此永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
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每歲遣行人四員巡察私販自
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通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

准定差御史一員領勅專理今法之行非復國初而所得之
馬亦微矣

同上

○國朝班戶口食鹽于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課
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歲拆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

咸病于是然無一人言于上者

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未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

慨夫

同上

○辰州楊君說上供硃砂舟中以竹筒貯砂

筒外以狗皮裹之又類塗狗血以其精英煇發徑行江湖龍

欲戲取之也楊又設砂產慶之奇秘與採取之法甚巧野記

○監都督王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

素狠愎不學恃功暴橫在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訴之御

史王執御史一搨而逐之征北還私載無算比度喜峯關七

吏以夜不即納王毀關而入

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主妃

上詰之王不為意每侍

上坐飲宴止傲情然兵在外專黜陟刑罰至是

詔出師屬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梁國公

上命為太傅。王攘袂曰：我當為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

上不從。王退曰：

上疑我矣。遂謀反。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家如伏甲為變。將發為錦衣衛士蔣璠上告。捕訊伏誅。連坐者霍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壽、東莞伯何崇、都督黃路、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斌。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也。同上

○洪武二十六年梁國藍王之獄

上集群臣廷訊有所掣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詹徽叱令具實。王因奏徽即其黨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州時寄貝川書。自叙草諫書答韓國公事。有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語徽者。真傾險之徒。與韓國之獄當亦有力。其及重祿固宜。韓國太師善長也。事在二十三年。解大紳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其寃狀。程篁墩嘗載之。

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解當時乃不自諫而代人具草不知何為狀末云臣至踈賤言出而禍必隨然恥立于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解與

王之賢於此可并知矣餘冬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朝宣聖五十大襲封衍聖公臣孔克至於謹身殿同文武百官面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恁多年紀也臣對曰五十三歲

上曰我看你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恁勾當尔常常寫書與尔的孩兒我看他資質也温厚是成家的人尔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尔家裡不讀書是不守尔祖宗法度如何中尔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怠惰了於我朝代表裏尔家裏再出一箇好人呵不好二十日於

謹身殿西頭廊下奏

上位曲阜進表的回去臣將

主上十四日戒諭的

聖旨備馬將去了

上喜曰道與他少吃酒多讀書欽此

○高昌王世勳碑雍虞公叙之詳矣此碑尚存副在帖木兒補
化之五世孫宣府前衛指揮使寧家蓋帖睦兒補化二字長
不答試里嗣亦都護高昌王尚阿哈也先忽都公主卒傳子
和賞次子伯顏不花的字蒼若為太常典簿鮮于樞之甥官
至江東廣訪副使浙東宣諭使介立不群章書逼真舅氏和
賞嗣亦都護高昌王鎮甘肅國朝洪武十二年宋國公西征
以全部士馬金印歸附除陽衛指揮同知洪武十七年卒
賜葬於聚宝門外子偉字懷英龍取後調宣府前衛卒子未
傳寧云偉之姑妙光適馬奔速者前廬州宣讓王世子之子
二十五孀君偉遺腹子三歲母止頓姑以生寧亦遺腹子二

太祖高皇帝嘗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即與刑部尚書開濟創為之製甚宏麗今有司以此為式俗因呼為棟房予前年過金陵燕今刑部尚書前左都御省公所及此相與感嘆

祖宗之禮臣下如是其厚也 ○山東叅議鉄鉞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善之字之曰鼎石九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鉞而成文廟潛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高廟怒屬鉞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叅政文廟兵過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訂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復出戰

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弃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正言屈令其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休至死詈數

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鏞一人而已平民有愧焉
○夏元吉國初以詩領鄉薦為人禁無書誥勅

太祖幸書所見公字格方正特賜紗衣復遣人察諸生所以獨
公端坐正書竟日不色惰

上必念之二十五年書滿有司奏當署部職

上曰夏原吉端厚特實授戶部主事三十五年

太宗入定大統以公舊臣負重望遷左侍郎尋進尚書凡貢賦
後法悉命詳定公酌古今為經久計其所議所從厚曰不可
使後難繼困吾民也

永樂初兩浙大水國用告乏公往治之至則奏罷蠹民妨政
數十事諏訪宿相度地勢疏河導渠修築堤堰俾水歸於海
又奏發廩數十餘萬石所活不可勝計乃分給牛種督之
耕種民忘其飢三年還掌部事首請裁冗食浮費又禁鹽鈔

法諸弊凡水旱必奏請蠲免租稅掌刑部有指揮冒支官糧
上欲斬之公曰罪自有律若真盜者何以加之諸乃止洪熙元年

上以天不雨製為食吟公賡稱旨翰林進公誥辭

上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

上欲禁西山樵採云犯者死公曰材木固可惜人命尤重乃命
如律宣德三年公嘗扈涉巡邊

上取公等糗糒嘗之曰卿亦食此乎公曰臣等得食此足矣隨
營將士尚多餒者遂撤

上供物賜公等且徧賜將士又泛狩至兔兒山諸將有違令者
上齡其衣以辱之公言天寒甚不可因微罪致殺諸臣

上不應起入帳內公隨之 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曰以

陛下憐臣恩甚至諸將瀕死矣

上笑曰特為卿赦之先嘗受命監修

太宗實錄并修

仁宗實錄宣德五年兩朝實錄成賜宴香明日公入謝歸得疾猶執筆擬旨以進是夜卒年六十五矣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朱子嘗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无栽植兩京皆同尔都傍 ○皇城內沿種柳樹御河左右乃有松栢若圓殿五松瓊花島諸栢皆金元舊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號多欠鎮重有人間得通用者我

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聞之知其為天府也

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神孫万代守為家法鮮等痛擦自不容側其間於殿是豈前代之所能及哉

餘冬

○洪武三十四年誅涼國公藍玉收藍黨四万餘人殺之以征雲南千萬餘人故也初出師時諸將十餘人陛辭時

上與王論方呼諸將去三呼而三不應王奉袖三麾諸將盡起
上甚惡之後數事誅之所謂三呼不如一麾四萬餘人之命皆
基於此矣

草木子餘錄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者當
外徙

高皇帝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
春秋祭掃听民出入不禁此言聞之鳳陽戶柱長此於見

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異於尋常萬上也

數國雜記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
奏事不得至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各門守衛
等官不敢阻當

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洪武初元南京通政司遇告狀有所知
名則不受甚者擬而不受之

初序之法益蕩然矣

同上

○先叔祖母李氏乃著澤趙氏之甥嘗言其外祖澤民富而禮賢聘王行止仲為西賓奉養無不至命厨人每食必具一單請先生求判方敢進食行推喜飲蛙雖隆非蛙不食澤民以熱物不忍命數日一進行曰醴酒不設可以去矣遂行其友勸之曰賓主盡東南之美何忍遽然耶行曰寧能贊之久居於此又問曰今將何之行曰往金陵耳時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友復堅沮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迤邐至京久無知者偶舍于藍都督府之傍藍有家人子肄業于行每歸藍取其孝以觀重加祿賞一日召行見行以為奇遇所談皆諂畧無一語及文業藍曰先生文武才何見之說也因徒置府中以師事之不久藍以謀反見執或勸行逃行矣行曰臨難苟免亦被執刑官無以入其罪命行僕收

行曰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
不從遂同謀被誅亦迂士也祖母有畫數卷皆行題志悞
錮之禍以行字中增三點作衍字遂失其真今亦存矣

附錄

高皇帝既平吳楚遂遣大將軍此定中原元兵部侍郎青田林
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
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在客豈無鄉井念為官肯負

國朝恩鶴鶴飛疾家偏遠鴻鴈行稀日啟昏獨上君庸最高
處回頭一望一鬼視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子自隨元主
遁於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云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授監
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

上乘怒欲殺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詔趨進跪奉手加額

連呼曰

陛下不可上上上

天顏為霽其人得從輒典節復引年報乞致仕拜于家詩話

○鄭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凌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

子而後有君臣

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同上

○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通祀刑

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

萬世為土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報本之札不可廢也更部

侍郎程徐亦上疏畧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
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
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无
非為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
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祭禘三綱
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万世使世愈降而
人愈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
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
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
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
道而不得通祀焉非崇本始報功施也從二人之說孔子之祀
得不罷焉唐字惟明寧波之象山人徐字仲能同郡鄞縣人

○洪武元年八月

同上

上謂韓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須用匠平有規矩繩墨然後百
度可貞也乃設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羅廬
租不征下

詔責躬求天下岩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米
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英才而進用焉

同上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虜士王先
生宿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騎徒乃告之曰賓有老母在
未嘗見声勢恐驚之乞損騶侍善後造寔望門下車徒步而
告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

同上

○袁凱為洪武中御史

上一日錄囚畢令凱送東宮覆審遞獄之凱還後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之華亭 同上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鹹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首誦九龍池一名九龍泉上有九穴會於一池俗名鵝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澆水入城以便民汲

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瀾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三公之惠正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同上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

太祖遂止歸沙漠盡歲華夏之地常遇春矜功好殺欲邀其歸

路而殺之

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常遇春先歸見

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

太祖由是疑魏國候其歸收之魏國素寬仁長者左右之人皆向之魏國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

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往迎于江上魏國堅卧舟不起

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

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為誓以自明

太祖亦泣下慰勞拜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此事聞之呂秉之

太常太常聞之徐錦本德裕云蓋開平剛毅強勇好武嗜殺

而中山純誠厚德忠志無疵其性質本殊故奉動自別今魏

國封爵与

國同休而鄂失其傳卷二其滅繼絕不能不有待也

有外對

○錢魁字更生常熟人洪武十年應

○詔言星變

高皇帝嘉納之召試祭元幼主文稱

旨將擢用之以老疾固辭乃遣歸臨川

高廟面諭之曰爾歸於經過府縣為我宣諭官吏我有姓箇七
要安徭役處七要均百姓所以不安徭役所以不均者皆貪
官污吏壞我法度今後犯者不饒

高廟創業之君起于民間備知生民疾苦故有是諭使為官者
人人体此意則百姓安而邦本固矣

○晉史中台星坼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慮其禍然中台星至

國朝常坼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

本朝不立宰相之是應果然欽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第

四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

光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長橋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味台州方國珍肇亂有兒子喬孫官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溫棄官歸家與括整豪傑十數人先看國珍非成事者皆去投陳友諒獨伯溫於鎮江見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復有項羽義帝之遺大丈夫當自立成事

太祖允之自立為吳王

海涯萬家錄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湖口京口則漕運免勞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真人囑却不行

同上

○各布政司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糧軍需段疋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太祖怒曰作弊贖我此蓋部官容得所以本布政司敢用空印紙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遂用半印行備給關防借信錢

○泗州人民常作社會 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

熙祖家貧惟煩其催促督不令出錢至於

仁祖亦復如是洪武十一年

高祖命江陰侯吳良監造 〇臯堂于陵所四時祭享遂封社

中諸老官爵配享

〇二祖焉

同上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灯下結網巾

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潛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有

旨召神樂觀昨夕結網巾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

其網巾至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同上

○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閭門見一女子絕色

也即以重幣備結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
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納女以待中樞王固拒不從更贖
數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同上

○國初特當欲征倭國彼遣使嚙哩哈奉表乞降

上問倭國風俗何如嚙哩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
上國人衣冠唐制度札染漢君臣銀瓮芻新酒金刀膾錦饌年
年三三月桃李一般春

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賞之

同上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李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
心而其髯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
亦任汝然留髯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須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

同上

○南京歷代帝王之廟每年一祀帝王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後至漢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定制同上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屢為淚痕所汗塑工頻加修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痴達子尔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礼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什毋再啼哭為也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同上

○國初時京師中有沈萬三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

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

同上

○南京国孝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万人坑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碑擊瓦僧人怖恐

馬太后聞而告于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迂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祟因建国子監焉

○洪武初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凡州縣之老人

亦与焉覲其年朝覲

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將命工部築室于後湖之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滛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人之對又見其貌頗類猶旣明遂召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冊室之向甚喜朕今復使汝守此冊無俾虜耗遂

命一內侍引至後湖埋之自是後湖雖有鼠而黃冊無恙弘治某年戶部郎中東莞鄧深嘗管冊後湖一日独坐于厅事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為

朝廷守此黃冊今將百四十年一冊不為群鼠所噬然未嘗或蒙管冊諸公隻雞斗酒之賜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即具牲醪祀之至嗣管冊者歲必祀之以為常或曰老人新會人也

今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于內侍監

○二聖之所處者皆有意義然以臣之愚觀之

高廟之思患預防可謂深且遠矣

俱時傳信錄

○今太監之冠帽蓋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為之嘗聞之今內侍綬以為

國初時高麗未服

高廟造一細作，矚其王之冠制而為之，遂令諸內侍皆冠之。因其使者之來，指諸內侍之官而謂之曰：「汝王之冠與朕此內臣同。」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後于朕，而汝王乃欲強強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遂奉國降。

同上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錢王之後尚有宋所賜券存焉，遂命官取諸其家，倣其制而為之。其賜東莞伯何真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十一日戊午。」

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擾亂教以役生民，朝兵暮戾，若此者相繼，終不知時務而失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爾何貞，爾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輕入爾守境。」

于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于亂時洪武初朕命將西征所在雖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嘗肯聞八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海上羣生亦不量力獨尔真心悅誠服罄嶺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事務煩冗有失撫順之道致貞職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尔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尔祿及嗣世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尔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振推誠之心其加恭順以保祿位延于永久豈不偉哉尔敬之哉

太祖將封十王時每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孝自請于

文廟曰殿下若能用品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蓋王字加白為皇帝之皇字廣孝意欲弼成燕邸為

皇帝故云然耳既而

文廟自求廣孝於

太祖許之燕一日寒甚

文廟一日召廣孝侍宴出一對于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

冰廣孝即應之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

文廟大喜自後漸有兵師南征之苗矣

同上

○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當時築城者吳

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宜留以把門遂不得毀

太祖微行嘗至朝天宮前一孝婦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夫人之

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

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

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

夫埋玉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坯草木森鬱及種

地數尺見其誌則晉下壺所藏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太祖以其為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為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張士誠於蘇州久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覘城中動靜而士誠以物蓋覆街巷了無所覩者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其首齊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必出夫二王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太祖既得建康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五府民戶為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曰虧了五府供給永遠饒了他秋糧止當均徭夫役至今以為定制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寺僧惟務酒與女色不思焚修乃盡起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諫曰愛僧本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工役致死吾不忍也

太祖曰后言是也遂釋之

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即往拜奉先然後臨朝 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高廟嘗召魏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焉公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而北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

○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衙每室有閣夜則御史宿于閣上有兩校尉宿于閣下以防之室凡出入起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迁都他地後人有

言迂長安者矣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太祖初時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者益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賊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者賊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合枉法輕重罪之著為令

○國初立富樂院於軋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係紅搭膊足穿毛猪皮靴行在街兩傍不許當中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應天府札房典吏王迪管領凡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院內俄因失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賊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屢重罪復移武定橋等處

太祖以逝送使官夫轎為民之苦曰人雖有貴賤其口体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四名俱於田糧內出錢輸出不許擅役良民勞其筋骨劫

奔農務情愿受顧者听

太祖有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廣李勝端為執法議理官置白牌子書執法議理四字如有失許將牌直言極諫

太祖在婺州嘗出夜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張煥從行謂巡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軍曰我識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耳煥懇之再三乃什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三石自是不復夜出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老先生書寫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尔行文書盡數起取來京俱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太祖謂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于濠州

鄉村居住給與耕牛谷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監丞某督之

○京師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撫按御史按察司官冤枉下人以致天旱遂逮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命緝于馬房及諭中書省御史某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一曰出陣亡病故軍妻數萬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相合充軍太祖曰寡婦听其嫁人不忍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付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後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着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船隻并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用舊人乃謂楊憲曰發在汴梁御史非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洪武二年高麗國王顥進貢方物称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顥為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凡後

王禡王昌王瑤王奕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國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聲教後成桂改名曰進表納前

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 誥命

太祖不從且所進表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使者言此表乃鄭某所撰

太祖以所貢金鞭等方物發還李旦總要錄即某旦以鄭某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邊上不許高麗

人等通界亦不許商賈貿易求遠絕之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擇圓淨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

今後作秋糧一本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藍玉家人中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發

太祖曰此等侵削民利阻壞鹽法但功臣家中鹽引盡行沒官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王與宗直驥後有天下以其老成不

貪除春為儀賓司副使陞福建布政司叅政除與宗為金華

知縣李善長諫曰與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與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吏不及於

牧民何有比到州見李文忠亦曰隸輩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與宗到縣三年歷糾公勤得民之心朕滿陞南昌通

判調嵩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與宗曰元末世亂聚則

為兵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糧何處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陞懷慶府知府朝京時正閏養蠶種田官吏與宗亦

在數指揮毛駿奏王與宗亦當被問

太祖曰府主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未久蘇州缺知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曰蘇州知府曾有人否
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思不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聲
又陞河南布政司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取不死尔老矣我亦鬚白賜宴賞鈔撫而遣之既抵任
以事累病卒

太祖於某年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官坐視官吏貪贓致民
受害不伸令今後務年終來朝考其問計貪贓人數以憑黜
陟如贓官贓吏不拿体察得出處以重罪

太祖之定鼎金陵蓋雖出自

聖意然亦由馮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歲甲謂

太祖于妙山

太祖見而奇之曰尔被服若是其真儒生耶

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
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靈于水
火勿貪身子女玉帛倡二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也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

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
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師以
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

上意國用後官至帳前統制執軍都督指揮專侍謀議安至翰

林院李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公亦開國之功臣

矣